

孝

□徐国忠

姑姑低沉地说,你爸爸的心意,巴不得叫我这个当女儿的说话,我说不出口,关乎老娘的生命,我负不了这个责任。在一旁的母亲右手托腮,沉默不语。

二

父亲在小菜园采摘苦瓜。女儿李荣霞走过来,直言要回那二十万元。给奶奶去看病。

父亲没有言语,他也不好说。荣霞一出生,又是女孩,他就和妻子商议,送给了暂无生育的姑姑李灿芬。一年半后,奶奶要了回来,一手把她拉扯大,直到大学毕业在京一家医院就业。当年的错误决定有了苦涩的果,就像自己手中的瓜一样苦。他感到的是,女儿早已跳过了父女之间那条骨肉线,在好多事情上,表现出对自己的不满和奋力抗拒。

二十万元也确实叫他抬不起头来。一年前,儿子李荣光,酒驾撞人,造成一死一伤,赔偿人家二十万元,获刑两年半。奶奶说话,李荣霞给垫了二十万元。

姑姑适时赶到,劝李荣霞,不要这样,当年要不是我张口要你,你爸妈也舍不得你。

李荣霞说,姑,您不用给圆。有人不疼我,但不能不疼奶奶。

在小园子的一角,母亲顾金芬认真地听着他们的对话,她思前想后,后悔着,痛苦着……

最后,李荣霞甩下一句话,明天一早,我拉奶奶去医院,你们爱跟不跟。

三

李荣霞打开车门,和父亲李灿龙、姑姑李灿芬,搀扶奶奶下车。

就在这艰难挪动的一刻,一辆警车上下来三个人,两个警察,一个戴手铐的人,李荣霞不看则罢,一看就是瞠目的惊讶,戴手铐的不正是自己的弟弟李荣光吗?她想喊,李荣霞愣愣地站在那里,一连串的镜头瞬间飞过:

奶奶和姑姑的拌嘴。姑姑说,给了,养一年半又往回要!奶奶说,是不对,但孩子长大,人会背后指指点点,她会抬不起头来。姑姑说,当初,怎不这么说,不用喂奶了,又后悔了!

李荣霞借着奶奶低矮房屋的栅栏门,村大喇叭在播放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,可李荣霞听了心里却是苦涩的,满脸是

泪水……

爸妈拉着一车蔬菜和水果,车里坐着快乐的弟弟。她却由奶奶领着,低着头。

医生会诊后,怀疑奶奶是淋巴瘤,但淋巴穿刺后需到上级医院化验鉴定。李荣霞拿着样本直接去了北京自己所在的医院,鉴定结果是淋巴瘤晚期。住院第五天,奶奶进入昏迷状态,医院劝出院,走至半路,奶奶的脑袋歪向一边……

办理奶奶后事,父亲对所有的人说,唉,非要折腾这一回不可,要不多活些日子。母亲再也忍不住了,你不能这么说,我最亏心的事,是听了你的话,把女儿送人,到现在连爸妈都不叫一声。我们也会老,你叫她到时怎么办?

父亲李灿龙犹如被当头一棒,再也没言语……

徐国忠

沧州市作协会员,擅长小说、散文写作,小说作品发于《当代人》《小小说选刊》等刊。

暖心

□李秋生

天刚蒙蒙亮,静谧的白洋淀被轻纱般的薄雾笼罩着,几只早醒的苇莺发出“呱呱呱、呱呱呱”的婉转鸣叫。站在堤上的大水,隐隐约约看到一条船从弯儿壕方向鱼一样地游过来。大水知道,这是干淀“倒篮”(一种捕鱼工具)回来了。大水拿着盆沿堤上的石阶往水边走,干淀的“四仓”船也就到了岸边。

“干淀哥,今儿逮到大鲫鱼(大个鲫鱼)了吗?”大水问。干淀收起棹稳住船:“鲫鱼有七八条吧,个个都四两半斤的。还有几条大鲢鱼,忒肥头儿,保准吃起来香。便宜着给你?”

“今儿个我不吃鱼,我给掺和婶子留点。这无磷鲢鱼不要,老人家不喜欢。”大水说。

“我还真佩服你了,不仅隔三差五给掺和婶儿送吃的,还叫上人帮婶子干活。”干淀把大个鲫鱼捞在盆里说:“给三十块吧。也算我帮忙,收你一半的钱。”大水给了钱端着盆要走。“大水兄弟,等一下。”干淀说着从船仓里提溜出一个虾篓,把一些活蹦乱跳的小虾倒在大水的盆里:“倒地笼逮的,趁新鲜给

婶子拿过去包吃嗑吧。”

“我替婶子谢谢干淀哥了。”

“别介,顺手的事儿。”

大水端着盆走上千里堤往村东去。

大水是六三年生人,赶上闹大水就起了这个名。大水高中毕业,为人正直,连续两届当选村委会委员,除了协调村民日常事务还专门负责扶贫工作。掺和婶住村东,今年七十大几岁。年轻的时候在生产队干活不惜力。一次挖河抬土崴了脚,怕人说要奸猾就硬挺着不歇脚继续干活。收工回家脚就肿了,第二天就动弹不得。队长好说歹说才把他拉到公社卫生院,一检查原来是脚踝骨折了。医生说来晚了,接上骨头也得落个一半残疾!掺和婶刚强,不听医生劝,没养几天就又一瘸一拐的去工地干活了。此后掺和婶便留下个“蹉脚(跛行)”的毛病。

掺和婶两口子快五十岁了才生了个闺女,视若掌上明珠。取名粉莲。粉莲在村里织布厂打工认识了承德的打工仔小龙。两人一来二去有了感情。小龙眉眼清秀人也勤快,就是离家远。掺和叔和婶子本来不乐意这桩婚事,可拗不过女儿还是勉强同意了。小龙也是独生子,父母年岁大了身体也不结实,就让小龙回承德住。粉莲不情愿但也没有办法,最后还是跟着小龙去了承德,剩下爹娘老两口日子难免清苦。掺和叔地里水里的忙活,婶子打打下手日子平平淡淡也还过得去,可没过两年掺和叔突发心梗走了,家里没了顶梁柱剩下掺和婶一个人,日子便有些艰难。

村委会把掺和婶家的情况报告政府,经考察核准掺和婶符合相关条件被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,政府还为她办理了免费养老、低保、医保,和大病保险等。有了这些掺和婶的生活算是有了

基本保障,吃穿虽不愁但有些大事小情还是得用人照顾。

大水穿过掺和婶家门洞来到院里,掺和婶正在篱笆前摘豆角。

“大水呀,这么早就过来了。”掺和婶停下手里的活计,一瘸一拐地迎过来。

“婶子,我给你送来几条大鲫鱼。干淀兄弟还给你捎来点小鲜虾让你包吃嗑。”

“我这老婆子总让你们惦记着,怪不落忍的。”婶子接过大水递过来的鱼盆,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转。

“婶子,说这话就见外了。好歹我也是村干部,惦记婶子您的日常是我们的责任,也是我的任务。哎,想起来了,新给您安装的天然气灶好使吗?”

“忒好呗,不用抱柴草,不用掏灰,也不烟熏火燎的了,忒干净。总让村里破费,我这……”婶子用箬篱从盆里捞起小虾,边用水冲洗边说。

“婶儿,还有一个好消息,粉莲的事快办好了。书记前一阵子专门去了趟粉莲家,给粉莲的婆婆做了工作,说好了让粉莲两口子搬回来住一阵儿。村委会已安排他俩去咱们的村办企业上班。这以后有了粉莲一家子围着你转,你也就不用担心这担心那了。”

“真的呀?我就盼着有这么一天呢!”掺和婶脸上露出了惊喜:“唉,要是她爹活着我哪能拖累孩子们啊!都是我这身子骨不争气。”

“婶子,这可不是拖累他们,他们回来对他们也是好啊。再说了,你还能帮他们照看孩子,他们也会轻闲很多。”

“好!好!”掺和婶又抹起了眼泪,嘴角却露出笑容。

大水蹲下身子帮着往灶堂里添柴,

婶子把和好的小虾玉米面均匀地贴在锅里,看看大水眼泪就又在眼窝里晃荡:“我这辈子都得念着咱政府的好,都得念着你们村干部的好哇!你们那么多公事儿还隔三差五来帮我,比自己个儿的孩子想得都周到。”

说话间,一缕烟气从锅里溢出来,满屋子都是小虾吃嗑的鲜香味。

掺和婶用铲子在锅和吃嗑间来回铲了几下,水瓢样的吃嗑就从铁锅里分离出来,焦黄的玉米面间杂着红色的小虾,十分诱人。

“趁热吃吧。”婶子掰了一大块递给大水。

大水接过来边吃边说:“我就爱吃你老人家包的吃嗑,有娘的味道。”

“你要爱吃,我天天给你包!”婶子爱抚地摸着大水的头发。

“婶子我得走了,去乡里开扶贫会。”

“等会儿,我给你盛碗粥,喝了再走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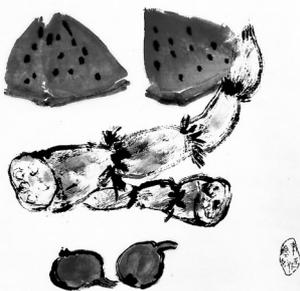
“不了婶儿,你吃饭吧,我走了。”掺和婶看着大水匆匆离去,直到他的背影消失在长长的千里堤上,那眼神像是看着自己的亲生儿子。

太阳升起来了,秋风已经将水面的薄雾吹散,金黄的苇田一望无际,几只黑翅膀的水鸟在天上像影子一样翱翔,桨声、水声、船夫的吆喝声,放眼望去,堤内堤外一片苍茫……

李秋生

沧州市作协会员,作品发于国内多家报刊杂志及网络媒体。

庚子年秋文中作



文中作